

Jean Paul Sartre

不惑之年

自由之路 第一部



中国文学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Science &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H.K.)Co.Ltd.

著作权合同图字:01-98-03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惑之年/(法)萨特(Sartre, J. P.)著;丁世中译. —北京:中国
文学出版社, 1998. 4

ISBN 7-5071-0461-3

I. 不… II. ①萨… ②丁…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法
国-现代 ②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655 号

中文简体版版权 © 1997 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文学出版社

书名: 不惑之年

出版/中国文学出版社

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文学出版社 (010) 68320635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300 千

版本/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71-0461-3/I·415

定价: 28.00 元(平) 38.00 元(精)

批发:《开发区导刊》读者服务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39 号(100081)

电话:(010)6842.0599 传真:(010)6842.0399

《自由之路》导言

沈志明

长河小说《自由之路》是一部未完成的三部曲，包括《不惑之年》、《缓期执行》和《痛心疾首》。全书描写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法国乃至欧洲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作者谈到创作设想时指出：“我的本意是写一部有关自由的长篇小说。我想描述几个人物和几个社会群体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间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一直把他们引向巴黎解放，也许还达不到他们自身的解放”。^①

《恶心》的成功增强了萨特写小说的信心，一九三九年初他确定三部曲总题，年底加利马出版社已预告次年出版《不惑之年》，但战争爆发，出版计划中断。萨特本人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应征入伍，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被俘关进集中营。设法脱逃后，在巴黎从事哲学研究和文化战线的地下抵抗活动。这场战争使他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改变了他与世界的关系，而且把他造就为社会活动家。如果说他体现了他那一代人的觉醒，那他是当之无愧的。不妨引用萨特晚年的回顾：“战争确实把我的生活一分为二。战争开始，我三十四岁，战争结束，

^① 引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作者在《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出版之际为加利马出版社撰写的新书介绍。

我四十岁，这确是青年向壮年的过渡期……就是说，我从战前的个体主义、纯个人主义过渡到了社团主义、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的真正转折：战前，战后。战前，写下像《恶心》那样一些作品，其中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战后，慢慢达到了《辩证理性批判》。”^①

然而萨特的自由哲学观和小说创作指导思想始终一贯，尽管内容和形式大大改变了。《自由之路》的自由观仍然发端于《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那个命题：“我们注定是自由的。”其中思想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处境多么受限制，我们都在选择，并以行动表明自己的选择，不选择的消极状态也是一种选择。“人不是先存在而后自由的，”“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人获得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本质是悬在自由之中的。”^②因此，自由不是外在于人的实在性的一种品质，而是其构成部分。自由就是选择，包括存在选择。“不选择，其实是选择了不选择。”^③同时，人只是在创造自己的时候才占有自己，一旦创造了自己，就逃脱了自己；人能占有的，永远是物。可是，如果人在世上只是物而已，人便失去创造性的自由，而创造性的自由则是占有的基础。虽然人能够感受和喜爱自由，但处在意识朦胧时，在自由面前会感到害怕。因此，人们发现自由时定会走向绝对的孤独和负有完全的责任。孤独者知道自己无依无靠，却对世界、对善恶负有责任。他们为此感到焦虑。

萨特把上述自由观作为《自由之路》的哲学基础，改变了一般传统小说正面人物的设计，所有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异化，一般表现为真诚作弊，言不由衷，自欺欺人。他们企图挣脱

① 引自《七十岁自画像》，参见《处境种种》第十卷第179—180页。

②③ 引自《存在与虚无》第61页，加利马出版社，1947年。

时代风尚的樊篱，但缺乏足够的勇气，更不知道如何获得自由。他们在永无尽头的自由之路上徘徊或迂回行进，祖国可能得到解放，他们却得不到自由。

《不惑之年》的情节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前后四十八小时之内。那正是西班牙内战高潮时期，欧洲局势已动荡不宁。但法国人依然麻木不仁。日常琐事填满了人们的生活，谁也无暇顾及他。主人公马蒂厄是中学哲学教师，他头脑清晰，独立不羁，一心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是他生命中的最高追求。他收入稳定，又是单身贵族，按理可以活得十分潇洒，完全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比其他人更自由。他同情西班牙人民，甚至考虑过到西班牙去投入战斗，但又下不了这样的决心。他从报上读到马德里被轰炸的消息，真心诚意地为西班牙发生的惨案而愤慨，愤慨之余还产生了强烈的自责，他承认“法国人是混蛋”，甚至认为自己也是罪人，然而他依然没有任何行动，他摆脱不了自己深陷其中的生活：玛赛儿怀孕了，而他已不再爱玛赛儿，不愿和她结婚；他想要让玛赛儿在高级产科大夫那儿安全地堕胎，却又筹措不到这么大一笔钱，时间紧迫，除了偷盗似乎别无良策；他爱伊维什，却又不知道是否应当向她表白；伊维什考试落榜，伤心欲绝，他不能丢开她不管……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人人都处在自己的种种现实矛盾之中，无法超脱，无法回避。他如众人所说是个“想得到自由的人”，然而他和众人一样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被种种日常的、无聊的麻烦事填满了人生。尽管他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叛逆，他的所作所为经常与市民社会的传统道德相抵触——他抛弃了已相好七年的情妇，眼睁睁看着一个同性恋者将娶他的情妇为妻……可他并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尽管已届不惑之年，他仍然处在困惑之中，在全书结尾处，他无限感慨地想道：“没有人妨

碍我的自由，是我的生活汲干了我的自由。”

《缓期执行》原名《九月》，内容是记叙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会议期间的危机。确切讲，小说描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点三十分至九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整整一个星期的社会动态。全书既无集中的情节，也看不出谁是故事主人公。只见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大量虚构的人物交替出现，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令人目不暇接……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各自按其本来面目登场表演：雅克的慕尼黑立场，比尔南沙兹的侥幸心理，皮埃尔的怯懦，菲力普的和平幻想，胖路易的懵懂，萨拉的菩萨心肠……法国人普遍对战争缺乏心理准备，谁也不愿改变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惟有共产党人希望战争给革命带来机遇，流亡中的俄国贵族指望希特勒的进攻能摧毁苏维埃政权……总之，不管人们是否关注世界大事，在这场巨大的危机面前，谁都不能置身事外。人们抱着侥幸心理，只求战火不要烧到法国。马蒂厄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整个局势，却得不出客观、确切的结论。马蒂厄抓不住战争，正如当时萨特本人也未能摆脱迷茫和困惑。马蒂厄当然厌恶战争，从来不曾想到要参与战争，但是动员令一下达，他别无选择，只能应征入伍。他开始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是无法分割的。

慕尼黑协议签订了，没有人比当事人更清楚这是何等卑劣的叛卖。达拉第返回巴黎，以为自己将面对群众的抗议和唾骂，没想到人们竟兴高采烈地捧着鲜花欢迎他。他忍不住低声骂道：“一群蠢货！”因为欧洲局势并未真正改变，战争只是延缓而已。

《痛心疾首》描写一九四〇年六月马其诺防线的崩溃和巴黎的沦陷。全书的主题是对法国惨败的反思，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是自省对法国的战败是否完全无辜，谴责包括自己在内的法国人一贯蜷缩在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里，从未意识到每个人都对世界、对

人类承担着一份责任。小说分上、下两篇，上篇再现六月十五至十八日马蒂厄及其战友得知法国一败涂地时的心理反应；下篇记叙六月十八至二十九日法国战俘被转移到德国的过程，以及共产党员布吕内在战俘中酝酿和组织抵抗活动的动态。

与小说的前两部相比，主人公马蒂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显然正处在蜕变过程之中。孤独者罗冈丹的个体经验让位于战争环境中的集体经验；马蒂厄不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个人主义者，而是与周围的战友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中的一员。在马其诺防线崩溃的同时，他以往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了猛烈的震撼，他甚至对战友皮内特说：“应当由我替你去送死，因为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一开始就错了。”他在钟楼坚持抵抗十五分钟，对整个战局而言可说是于事无补，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攀上了他生命的最高峰：他第一次作出了选择，采取了行动；第一次体验到“自由”带来的欢乐，从而也意识到了人生的价值，他射出的每一发子弹都成为对旧我的清算与批判。

马蒂厄的朋友布吕内在《不惑之年》中是共产党人尼赞^①的化身，他曾动员马蒂厄加入共产党，但马蒂厄表示：“必须有信仰才能下跪”，拒绝了布吕内的好意。但在《痛心疾首》中，这两个人事实上走到了一起，马蒂厄为追求自由付出了悲壮而沉重的代价；布吕内则在实际斗争中意识到曾经作为他行动准则的政治思想出现了某种差错。总之，马蒂厄和布吕内经过战争的撞击，殊途同归，两人都逐渐放弃原先的意识形态，开始关注“人”，开始重新思考战争的性质和人类的命运。他们走出以往狭窄的圈子，萌发了博爱的价值观。这种观念，既非形成于形而

① 尼赞（1905—1940），战前是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编，一直是萨特政治思想上的向导。

上，亦非形成于伦理学；既不同于马尔罗的行动博爱观，亦有别于加缪的理念博爱观。这仅仅是一种萌发，实际上只是一种朦胧的希望。后来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博爱之路要靠群体的每个个体在取得共识之下，自由组合，结伴而行。

《痛心疾首》是萨特在抗德胜利之后创作和发表的，其间萨特在思想上、政治上、伦理上与苏共和法共产生了分歧。他试图建立第三政治势力（革命民主同盟）的努力遭到失败后，不得不与法共既联合又斗争，思想上充满矛盾，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他的小说原构思为布吕内和重伤康复的马蒂厄联手领导战俘一起走向巴黎解放，共奏自由的凯歌，所以原题名《最后的机会》。但尼藏事件^①使他对法共极为失望，小说无法继续，戛然而止，只得将《最后的机会》更名为《痛心疾首》，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自由之路”。于是继《存在与虚无》的未完成，《自由之路》又一次未完成，而后《文字生涯》、《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家中的低能儿》更是一次接一次未完成。“未完成”成了萨特著作的一大特征。至于《辩证理性批判》，恐怕是最大的未完成。也许我们可以从如此普遍的未完成现象中进一步理解萨特有关自由的思想：有始无终是考验自由的法则，终结了，自由就消失了。所以，如同断臂维纳斯一样，“未完成”倒构成了萨特著作的特殊魅力。

总之，萨特阐述“自由之路”时，并没有向读者指出一条具体的通往自由的道路。相反，谁想把自由作为物来寻求，必会大失所望。萨特的书不提供自由，因为自由是不可提供的。他描述

① 尼藏因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法共产生分歧，旋即脱党，并奔赴前线，献身疆场，后受到法共严厉谴责，被诬为叛徒。萨特曾于一九六〇年撰文为尼藏鸣不平。

的自由，是一种需求，不是某个“已知项”。自由在萨特的书中，只是遥远的地平线，可望不可即；只是有始无终的历程，后浪促前浪的推动。在这层意义上，自由就是道路，前人未走过的道路，等待开辟的道路，永无尽头的道路。萨特让他的萨特式人物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求索，任其在焦虑、困惑、挫败中经受考验。他不作结论，不勉为其难地为他们制造结局。萨特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但他没有说过，人注定获得自由。但他一再强调，没有勇气去寻找自由之路的人，必定永远得不到自由。

除了描写萨特式人物，萨特的《自由之路》最强调的是对“处境”的刻画。一九四七年萨特在著名的《什么是文学》中公开提倡“处境文学”，此时他恰好以创作《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前后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改变了小说人物的命运和写作方法。三十年代世界总体危机，酝酿和导致世界大战。战争阴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萨特虽属首批意识到被欺骗被遗弃的人士，而面对云谲波诡的情势，颇感“囿于处境”，无能为力。然而作为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不愿坐以待毙，必须揭示困扰亿万众生的“处境”。在这样的形势下，萨特萌生创作“处境小说”的想法，并付诸实践。

所谓“处境小说”，就是既没有先入为主的“内在叙述者”，也没有“无所不晓的见证人”。为了展示时代真相，萨特认为必须使小说技巧适应表现处境的需要，要让同时发生的诸多事件相对同步地铺叙。小说人物走马灯似的出现，每个人物登场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任何人物都不占特殊地位。这样就会“处处引起怀疑，引起等待，叫人有未完成之感”，“迫使读者自己推测，感受自己对情节对人物的看法是许许多多看法中的一种”。^① 见仁见

① 《处境种种》第二卷第252—253页。

智是也。

同时，萨特大力推崇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沃尔夫，充分肯定他们的积极影响，主张他这一代作家要与文学理想主义决裂，全方位反映现实，使活生生的事件具有文学价值，把事件的方方面面以电影快速分镜头的方式和盘托出，像机舱滑梯把乘客（读者）倾泻到茫茫尘海，让读者自己在火热的生活中识别是非，辨别方向。萨特本人在小说创作上直接运用了上述作家的技巧。为了表现事件的“多维性”，他排除了“无所不晓的叙述者”，排除了位于读者和小说人物主观思绪之间的中介者，让意识和人物自由出入，络绎不绝，或互不相关，或偶然相遇。萨特称此手法为“暂存现实主义”。

《不惑之年》作为第一部处境小说，萨特动手创作时相信找到了适合当时处境的小说技巧和美学：平铺直叙与大屏幕电影手法相结合。故事情节的时间和地点简单紧凑，内心独白占相当的篇幅。除了人物心理描写明显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主要采用海明威等人把十九世纪现实主义进行再创造的技巧，这些技巧曾被三十年代美国“小说式电影”采用过。而《不惑之年》中则多处可见“电影视觉景象”。如马蒂厄和鲍里斯的姐姐伊维什在蒙巴那斯圆顶咖啡厅约会。鲍里斯突然慌慌张张跑来，报告他的情人洛拉死了。他非常害怕，恳求马蒂厄去洛拉房间取回他的信件，因为涉及毒品事由：洛拉可能因吸毒过量至死。马蒂厄立即前往，偷偷进入洛拉房间，打开箱子，见除信件外，还有许多钱。急需用钱的马蒂厄犹豫片刻，只拿走信件而未动钞票。待他重新折回，想要取钱时，传来了洛拉的声音：“谁呀？”原来洛拉醒过来了。类似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可说与看电影不相上下。

《缓期执行》的写作手法基本相同，不过较《不惑之年》的

空间更广阔，时间更拓展，叙述节奏更加快，层次也更复杂了；人物的数量成倍增加，好似“群像小说”，并且以“大屏幕”平行或同步显形的手法来协调种种意识。为此，作者大量采用蒙太奇手法（现时已不新奇，但在四十年代，引入小说尚属尝试阶段）。例如，小说开始不久，“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天”，菲利普和胖路易各自同时在空寂无人的街上游荡，前者在巴黎，后者在马赛。他们两人产生相同的被遗弃感，同一时间产生相同的念头：“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吗？”他们同时都受到伤害，胖路易头部受伤，菲利普则吃了继父的耳光，前一天又让莫里斯打了一巴掌，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们同时在不同城市临街窗户的盲眼监视下游荡，好比置于上帝目光的审视下。此处构成处境、情节、情感的多层次镜头。一切事物，包括风景、房屋、火车、音乐、摆钟、广播，乃至不同的政治观点都以蒙太奇手法迅速转换，同时表现。如比尔南沙茨先生断言情势恶化的全部责任应由希特勒一人负责，而布吕内认为德国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根源。两种简单化的观点客观地、平行地摆在读者面前。最后，倒数第二章，捷克斯洛伐克无奈地被割让给德国时，伊维什正半推半就地被一个青年人奸污。

多角度的镜头汇成万花筒般的景象。作者转动万花筒，让不同的价值观念撞击，让复调音乐夹着噪音一起迸发，让人心的浮动通过乱哄哄的场景跃然纸上。《缓期执行》是战争的前奏，作者回顾这段历史，心情十分复杂，创作时可说运用了浑身解数，使出了身兼编年史家、醒世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短篇小说家、电影编剧、对白编者、笔战家、新闻记者的看家本领，犹如有十八般武艺的艺人，变换着怪异的服装，在狂欢节上做各种表演；又像有经验的厨师，博采众长，精心做了一大盘杂烩。虽然整体笔调悲怆，却处处显露出讽刺和戏谑。

《痛心疾首》主要写大崩溃。作者极力保持客观，资料多于想象，现实多于幻想，他把众多单个的故事巧妙地加以归并组合，写成“人类崩溃”的编年史式小说，使人想起左拉的《崩溃》。但具体手法又不同于《崩溃》。萨特不像左拉那样提供情趣、意志、表象，他避免像讲一个人似的谈论一群人或一个民族，避免把人物归类作简单化的描绘。本书除了继续采用同步叙述技巧，还增加了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的篇幅。如下篇描述以布吕内为中心的一大群法国战俘被押往德国。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突出了压抑沉闷的气氛和灰暗单一的色调，使人感到成群的法国人似乎正无奈地走下地狱。在这里萨特又一次选择了极限处境：以法国战俘被押往德国所引起的恐惧为背景，描写他们在死与生、恨与爱、怒与喜、战争与和平的临界线上挣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萨特的创作方法完全取决于他的创作思想。这位自由哲学的创导者认为小说是他阐明哲学思想最自由的场所。从小说整体内容上看，的确可以找到萨特思想发展的轨迹。一九四〇至四九年，虽然哲学思想充满矛盾，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但在小说创作中，毕竟从罗冈丹式孤立的自我过渡到马蒂厄初步醒悟到的“社会人”。从这个角度看，《痛心疾首》无疑是《自由之路》三部曲——也许还是他全部小说——中格调最高的。

1997年春于巴黎

目 次

导言	沈志明 (1)
自由之路 (第一部)	
不惑之年	丁世中译 (1)
一	(3)
二	(27)
三	(47)
四	(65)
五	(85)
六	(90)
七	(103)
八	(123)
九	(161)
十	(194)
十一	(210)
十二	(260)
十三	(285)
十四	(298)
十五	(314)
十六	(343)
十七	(359)
十八	(371)

自由之路

第一部

不惑之年

丁世中 译

献给旺达·柯萨凯维契*

* 旺达·柯萨凯维契，俄裔演员，奥尔加·柯萨凯维契的妹妹，一九三八年与萨特结识，成为挚友，曾在萨特的多部戏剧中扮演角色，本书人物伊维什身上有她的影子。

在维尔辛杰托里街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抓住了马蒂厄的胳膊；在另一侧的人行道上，一名警察正在踱方步。

“老板，行行好，我饿了。”

他的两只眼睛挨得很近，嘴唇肥厚，散发着一股酒气。

“倒不如说你口渴吧？”马蒂厄问道。

“我跟你打赌，朋友：我打赌是肚子饿，”那家伙结结巴巴地说。

马蒂厄在衣袋里摸到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对他说：

“啊，这无所谓。我不过说说而已。”

说着将那一百苏递给了他。

“你这可是做了件好事，”那家伙倚着墙说，“我要为你作最好的祝愿。我该祝你什么呢？”

于是两人都琢磨起来；马蒂厄说：

“你想祝什么就祝什么吧！”

“好嘛，我祝你走运，”那人又道，“就祝这个。”

他颇为自得地笑了。马蒂厄注意到警察正朝他们走来，不禁为那家伙担心，便说：

“得啦，再见吧！”

他正想走开，那人却一把将他抓住：

“祝你走运还不够。还不够呢，”那人有些哽咽地说。

“那么你还想怎样？”

“我想送你一点东西……”

① 苏，法国辅币，二十个苏值一法郎，一百苏即五法郎的硬币。

警察走过来喝道：

“我要以乞讨罪送你去坐牢！”

他年纪很轻，两腮红喷喷的。他竭力做出很严厉的样子：

“你扰乱行人已经有半个钟头啦！”

那语气却并不十分肯定。

“他没有乞讨，”马蒂厄忙说，“我们是在谈话。”

那警察耸了耸肩，便继续往前走。那汉子却摇摇晃晃，样子很令人担心。他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警察。

“我找到一件东西，马上就送给你。我送你一张马德里的邮票。”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长方形的绿色硬纸片，把它递给了马蒂厄。马蒂厄念道：

“全国劳动者联合会。全联合会日报，共两份。寄往：法国。无政府主义工会委员会，贝尔维尔街四十一号，巴黎第十九区。”在地址下方贴了一张邮票，邮票也是绿色的，上面加盖了马德里的邮戳。马蒂厄伸出手，说：

“非常感谢！”

“可你得注意！”那家伙面带愠色地说，“写的是……是马德里。”

马蒂厄注视着他：那人样子很激动，绷足了劲儿要想说明白他的想法，终于放弃了，只是喃喃道：

“马德里呀。”

“是的。”

“我向你打赌：我这就去那儿。不过现在还没安排好。”

他的神色变得忧郁，喃喃道：“等一等，”接着用手指轻拂着那张邮票。

“行啦。你可以拿走啦。”